

艾登回忆录

清算

(英)安东尼·艾登 著

艾 登 回 忆 录

清 算

中 册

〔英〕安东尼·艾登著

瞿同祖 赵曾玖译

粟 旺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6年·北京

第三卷

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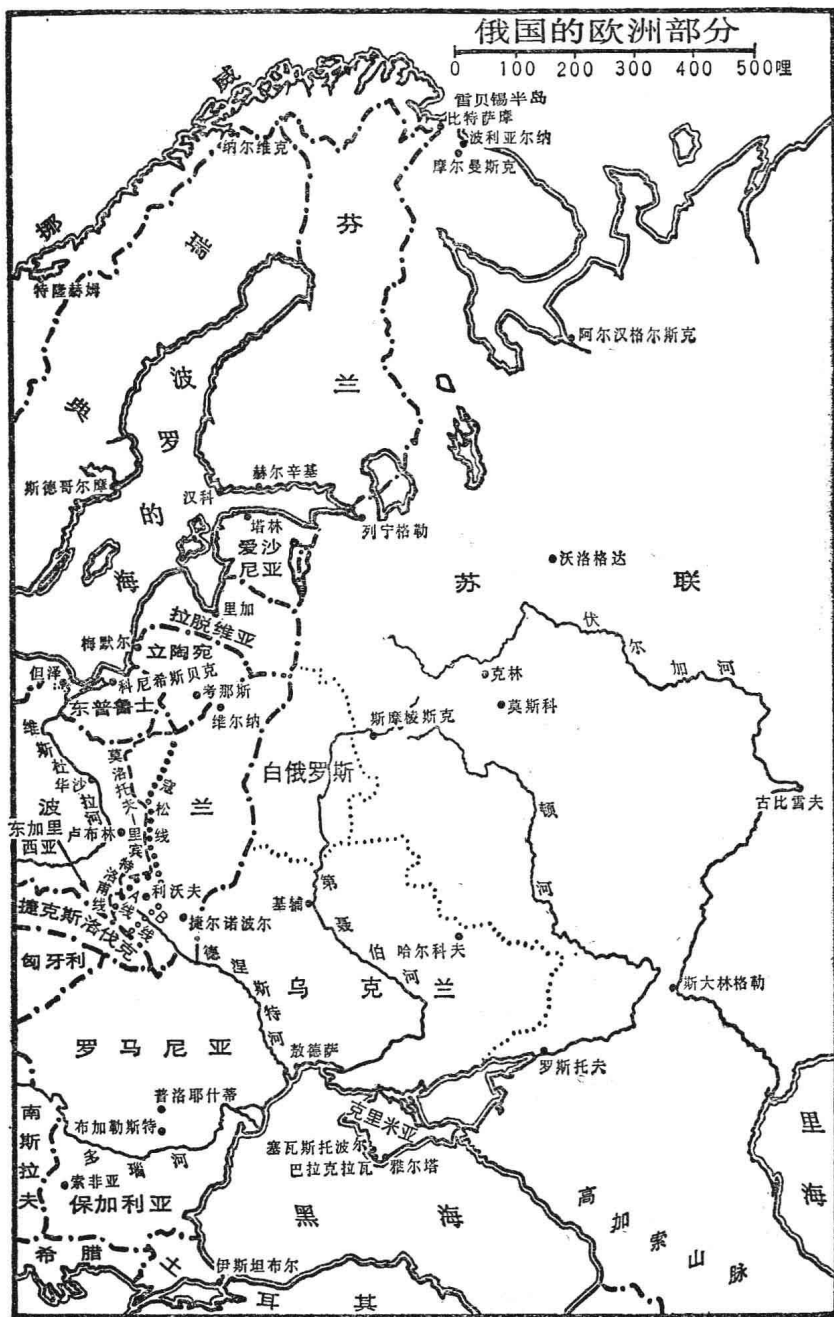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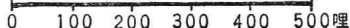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俄国遭到进攻

1941年4月—12月

英俄关系——我向麦斯基先生发出关于德国意图的警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契克斯——我们对俄国力量的悲观估计——纳粹进攻俄国——我力图使苏联和波兰政府接近——俄英获得横贯伊朗的铁路——同俄国辩论开辟第二战场的得失——在里茨饭店晚餐——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要求回国——艾伦·布鲁克爵士接替约翰·迪尔爵士为帝国总参谋长——斯大林先生严厉的信——我计划访问莫斯科

263

当我在4月10日从中东回到外交部时，英苏关系是我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俄国同南斯拉夫新



照原图译制

政府签订了条约，表明苏联人在对他们合适的时候，是愿意考虑帮助受到纳粹进攻威胁的国家的。我们得到的关于德国准备进攻俄国的证据，也日见增多。在这情况下，我认为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时候到了。

一个困难是俄国人要我们承认他们在 1940 年攫取的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即使我们想承认（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承认），也不行，因为我们已经保证对这些国家地位的改变不给予法律上的承认。我们也不能放弃它们那时储存在英国的黄金，更不用说它们的船只了，这些船只只是我们联营航运业的组成部分。俄国方面并无要为双方达成协议作出贡献的迹象。他们只是一味地争辩说，在两国关系改善之前，必须澄清波罗的海问题。大凡苏联要求对方在争议中作出实质性让步时总是采取这样的方法，即仅仅提²⁶⁵出一个希望，说如果作出某些让步，气氛就会有利于进行更广泛的谈判。他们现在就是采用这样的策略。

麦斯基先生 4 月 16 日来访。陪同他来的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年轻人，经介绍是使馆的参赞。

虽然他没有参加谈话，但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都在场。他象是克里姆林宫的影子，派来监视麦斯基的。我们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我把利比亚和巴尔干近来的事态发展告诉了大使，他把俄日中立条约告诉了我，他说，他的政府希望这个条约能减少远东战争的可能性。

我于是告诉麦斯基，我们获得报告，希特勒同南斯拉夫摄政亲王在3月初见了面，希特勒在谈话中首先强烈攻击土耳其，然后是攻击俄国。我深信，这次谈话是希特勒已经下了决心的征兆，这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根据这一点，我认为麦斯基应该同我进行一次谈判。大使表示准备这样做，要我思考一下，看看我们能进行些什么。他赞同我的回答：我不是只准备考虑英国单方面的表态而已。后来，我用以下的评语结束了我的记录：

很难弄清麦斯基对于苏联政策究竟知道多少。从表面上看，他的态度是愿意谈判的；从他的看门狗的表情上却找不出什么东西。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出于他自己的主动，约在同时也同维辛斯基进行了一般性的谈话。

我认为我们应当暂时把事情放一放，因为如果俄国在我同麦斯基谈话后不来联系，那就表示他们还不准备修改他们对德政策。果然如此。苏联政府不仅不修改对德政策，又开始对希特勒作出一系列姑息性的让步。他们突然接受德国对立陶宛边界线的解释，德国驻莫斯科代办描写这种态度的转变“非同小可”。^①他们加速运送谷物和原料去德国，并不再压迫芬兰让与比特萨摩镍的特许权。所有这些，或许比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令人作呕地拥抱德国大使（日本外相在旁边看着）更²⁶⁶为重要。

俄国的这一切安抚对希特勒都没有任何效果，希特勒早已下定决心了。他在4月底见到冯·德·舒伦堡伯爵时，甚至对他这位有眼光的大使所说的话都听不进去。他想知道的倒是什么鬼迷住了俄国人，竟使他们同南斯拉夫缔结友好条约。希特勒又说，他弄不清楚是谁在幕后操纵颠覆南斯拉夫政府的，是英国还是俄国？他认为是英国。希特勒说对了，不过，他的判断忽略了一点：他

^① 《德国对外政策文件，1918—1945》D集，第十二卷，第351号。

的高压手段对一个自豪的民族，刺激是太大了。

舒伦堡解释说，苏联同南斯拉夫签订的条约只是宣布了苏联在巴尔干的利益；又说，俄国没有插手贝尔格莱德的武装政变，苏联是急于作出让步的。大使认为斯大林目的在于纠正“近来对外政策中导致德苏友好关系冷却的一些错误”。^①

莫斯科那时的气氛既然如此，我提议进行谈判没有得到答复，自然就不足为奇了。到5月底，我感到很不安，就想再作努力，重建联系。

*

*

*

6月2日，我又请麦斯基来见我。他来了，他的影子仍然跟在身边。我先谈到伊拉克，并对苏联向篡权者拉希德·阿里任命大使的做法表示不满。我告诉麦斯基，我们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行动，表明我们决心不让我们在整个中东，包括伊朗和阿富汗在内的地位受到攻击或损害，伊拉克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我们知道，德国人在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在中东反对我们，希望利用这些来挑起英苏之间的利害冲突。我们不应该使他们得逞。大使表示同意。我于是指出，从我们得到的情报

^① 前引书，第423号，468号。

来看,很清楚,德国正在集结相当多的地面部队和空军力量来对付俄国。在这个问题上,大使无疑比我知道得更多,但我认为我应当把我的情报告诉他,同时也把我们正竭力增强我们在中东陆空²⁶⁷力量的情况告诉他。

麦斯基感谢我向他提供情报,并问了我几个问题。我们是否认为我们控制得了伊拉克的局势?我回答:控制得了。我们是否同样深信我们应付得了叙利亚的局势?我说,我们深知局势危急,但伊拉克的情况有了变化,我们现在处境比较好了一些。他要求得到关于德国曾用于克里特岛同我们作战的德国空军力量的情报,他认为当时德国大约使用了一千架飞机。我对他的估计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证实那次德国的损失极重。

麦斯基随后问我,是否相信我给他的关于德国集结兵力对付俄国的情报正确无误。我回答说,我给他情报是出于一片诚意,我相信它是正确的。麦斯基同意情报可能是正确的,但说他很难相信德国在计划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这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啊。苏联军队装备优良,不会象上次一样用棍棒打仗了。直到现在,德国还没

有同大规模的装甲部队作过战。如果德国同俄国作战，它的十个装甲师所面对的将是十五个装甲师的兵力。

当时我对这个数字有怀疑，结果果然不确。我觉得麦斯基以着重语气说话时，似乎是在竭力说服自己。当他提出德国的集结可能是神经战的一部分时，我认为很可能德国是希望用这种方法迫使苏联政府让步，而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考虑，是让步不得的。我虽没有对麦斯基这样说，但这正是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加以提防的事态发展。

三天后我们再度会见：

6月5日：同麦斯基长谈。德国正对苏联施加极大压力。我依然认为苏联将对德让步，除非德国人真要剥他们的皮。

6月9日，德国准备进攻俄国的情况更明确了。我写信给首相：

268 所有的情报都表明，德国集结大军进攻俄国的准备工作正以最大的速度和劲头加紧进行。我一直在想，我们能否采取什么行动来鼓励俄国抵抗。……但就外交而言，在麦斯基对我上周对他说的话作出答复之前，我们不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我在情报材料上见到，据说德国人已从法国北部空军力量中撤出了一部分战斗机。如果情报属实，我们是否值得今后几天中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全力展开空军活动？由于我们在中东的军队全都在从事战斗，我们所能办到的仅此而已。

当晚，我在战时内阁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建议，如果麦斯基再谈到德军集结问题，我就说，假如俄国卷入对德战争，我们将全力相助，例如，在西方采取空中活动，以牵制德国空军。

同僚们对这个建议表示同意。麦斯基次日要求来访时，我就把这些话向他谈了。他告诉我，德国政府和他的政府之间目前没有进行经济或政治谈判。俄国仍然认为，它和德国的关系受制于1939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对德国部队的集结并不感到担心。关于俄国对中东的政策，麦斯基没有给我答复。但他以惊人的坦率说明，如果我们在叙利亚一切顺利，那时就可以开始改善英俄关系了。

6月13日，我同苏联大使又进行了一次谈话。我告诉他，我们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获得了一些更为重要的情报。德军集结可能是搞神经

战,也可能是为了进攻俄国,我说不准。但根据集结的兵力十分庞大这个情况来看,我不得不考虑到,德俄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我们认为应该告诉苏联政府,这一可能的事件一旦发生,我们准备怎么办。我们愿意派遣一个代表三军的军事代表团去俄国,这不是由于我们自命在战争艺术上比苏联的司令官高明,而是由于这个代表团将由与德军有最新实战经验的军官所组成。我们认为这可能有用。我们也准备立即讨论俄国的经济需要和某些技术细节,如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问题。

大使说,他将把我告诉他的情况转致政府,但
269 他毫不透露个人对这个口信的反应,仍然自称不相信德国可能进攻。谈话的气氛很僵,和塔斯社同一天发表的公报精神一致。这份公报驳斥一切关于战争即将来临的传说,把这说成是对扩大战争有兴趣的势力捏造出来的“明显的谰言”和宣传材料。公报说,“苏联方面的意见认为,关于德国打算背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从莫斯科回国述职:

6月16日：我在萨沃伊餐厅午宴招待克里普斯，约翰·迪尔、波特尔和亚历山大作陪。约翰·迪尔和波特尔都相信希特勒企图在现在就要粉碎俄国的军事力量。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认为，如果苏联今年不卷入战争，而继续对德国保持潜在的威胁架势，对我们比较有利。但我认为希特勒是不会容许这样情况继续下去的。俄国或则被迫接受德方压倒性的“合作”条件，或则遭受攻击，二者必居其一。

麦斯基和我已在各自岗位上尽了我们的力量，但当一周后德国进攻俄国之际，我们和苏联政府的关系肯定不能说是友好的。当时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并没有因为我们两国在同一个共同的敌人作战而有什么根本变化。

*

*

*

这时，根据我们的情报，德国进攻俄国已经迫在眉睫了，首相要我于6月21日、星期六去契克斯度周末。我们晚餐后谈到，如果德国真的进攻，对我们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的顾问对于俄国的能力是悲观的。克里普斯对苏联人讨好纳粹是原

谅解的，因为他们太虚弱了。对他们来说，多争取一天时间好一天。他在6月16日告诉战时内阁，莫斯科外交界多数的意见是，俄国抵抗德国不可能超过三、四个星期。迪尔在和我的谈话中表示希望抵抗能延长几个星期，但他认为，如果我们指望多于六、七个星期，那就不明智了。

当晚我上床时，对这些事情还没有明确的看法，但我有一个信念，即德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在俄国遭受重大损失，其程度将远远超过目前，结果必然减轻对我们的一些压力。在俄国遭到进攻前，我并没有意识到纳粹在陆上作战的巨大能力。虽然不列颠战役对我们来说是战争初期勇敢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我们能够孤处海外生存这么久，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海上力量。

第二天7点半光景，首相的侍从索耶斯到我卧室里来说，“首相向你祝贺，德国军队已经进攻俄国了。”接着他递给我放在银盘上的一支大雪茄烟。我穿上睡袍，走进首相的卧室。我们在品尝宽慰的滋味，此刻我也无心欣赏雪茄了。我们研究了应该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丘吉尔说，他想今晚向全国讲话，告诉他们，我们打算把俄国作为对

希特勒进行战斗的战友来对待。我说，我想我应该会见麦斯基，代表政府同他谈谈。首相同意，并建议我应该一早就约请大使来外交部，会见以后回契克斯向他汇报经过。那时我们就可以研究他的广播稿了。

麦斯基这次单独一人来到外交部我室内时，神色严肃，他说纳粹这次进攻纯粹是强盗行径。然后，大使在回答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说，他在几小时内可望收到莫斯科对我们提出派军事和经济代表团问题的答复。接着他便对我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他想知道，他能否向他的政府保证我们的立场和政策不变。他感到，德国肯定会在对俄国采取攻势的同时对西方国家采取和平试探。他能否向苏联政府保证我们的战争努力不会减弱？我回答说，他肯定可以给他的政府这个保证，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说，我们的战争努力不但决不会减弱，而且还要加强。他一定已经从今天报上见到我们空军在法国空战胜利的消息了。这是我们为了减轻俄国局势有意采取的主动行动。

当大使接着谈到他担心美国时，我建议他找刚从美国回来的怀南特先生谈一谈。